

黑嘴松鸡和黑琴鸡—针叶林梢的珍禽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政府网 <http://www.forestry.gov.cn/2021-09-24> 来源：《森林与人类》杂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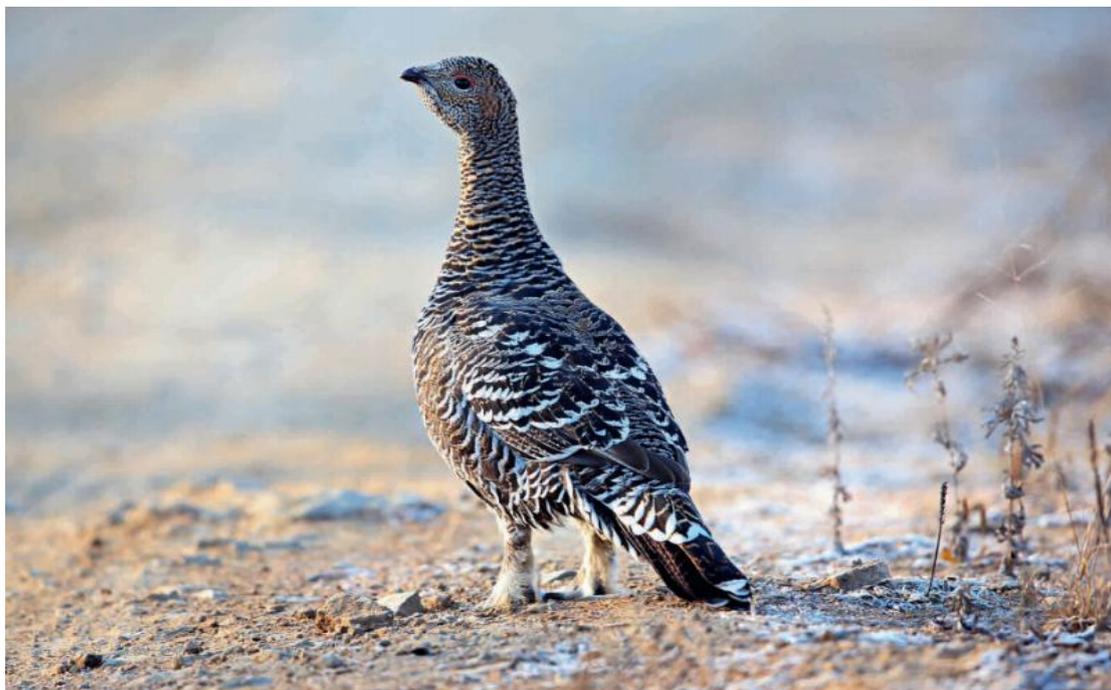
大兴安岭深处，北纬 50°，清晨，3 只雄性黑嘴松鸡站在金黄色的落叶松树枝上，迎接美好的一天。黑嘴松鸡雌鸟穿着礼服盛装登场。它悠闲漫步、陶醉林中，气质堪比贵妇。

泰加林最有身份的鸡

黑嘴松鸡和黑琴鸡是我国北方最有名的两种“鸡”，都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黑嘴松鸡在我国主要分布于北方针叶林，它们曾经的两个主要栖息地—小兴安岭和阿尔泰山的种群已处于灭绝边缘，即使在当初种群数量最多的大兴安岭地区，减少的速度也非常快。1987 年 5 月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之后，黑嘴松鸡的种群密度急剧下降，处境非常严峻。

黑嘴松鸡体型非常大，雄鸟最大可达 95 厘米。雄鸟十分帅气，高大挺拔，走起路来很优雅，阳光下，胸前的金属绿色羽毛闪闪发光。2014 年的秋天我第一次见到黑嘴松鸡时就迷上了这种高大帅气的鸡。



在中国，黑嘴松鸡只分布在东北地区，阿尔泰山没有。这只黑嘴松鸡雌鸟仿佛穿着礼服盛装登场，它悠闲漫步、怡然自得。（刘璐摄）

黑琴鸡有 18 枚黑褐色的尾羽，最外侧的 3 对特别延长并呈镰刀状向外弯曲，与西洋古琴的形状十分相似，故得名。2013 年，我在大兴安岭最南端，森林与草原相接的地方第一次见到黑琴鸡。繁殖季节，它们喜欢走出森林在平坦的草原上争夺群体地位。

黑嘴松鸡和黑琴鸡所在的松鸡科多为典型的北半球鸟类，如今分布也集中于北温带北部森林区及北极苔原，它们是猞猁、貂、狐狸、猛禽等食肉类动物的一大食物来源。人类同样视松鸡为美味佳肴。外形上，松鸡的趾也被羽，或在冬季沿两侧长有细小的鳞片，利于它们在雪地中行走和挖穴。松鸡类栖息于雪洞中，可以抵御严寒。它们有大的嗉囊和砂囊，可用以储存大量的食物。它们善于最大限度地利用可获得的食物来源，针叶树的针叶，柳树、桦树等阔叶树的芽、细枝、柳絮，灌木、苔藓、地衣等，但凡能搜索到的生命体，都是它们的食物来源。

警惕性极高，团队意识很强

黑嘴松鸡的野外拍摄难度最大，也最难靠近，尤其是雄鸟。2014 年，我与黑嘴松鸡的相处仅仅是几面之缘，但傲娇的它们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 1987 年那场大火烧过的大兴安岭丛林里，海拔 1200 米起起伏伏的岭上，高大的落叶松被烧得只剩下树干和一些主要枝干，而今，复苏后的大兴安岭已经充满勃勃生机，黑嘴松鸡或站在落叶松上，或走在林间土路上，总是昂头挺胸。



黑嘴松鸡是猞猁、貂、狐狸、猛禽等食肉类动物的食物来源，面对丛林法则，它们警惕性极高，常栖息于高大的落叶松树上，野外拍摄难度很大。（刘璐摄）

2020年秋冬季，我再到同一片区域看鸡。俗话说得好：要想看到鸡，就要起得比鸡早！16天里，我有15天是凌晨5点多到有黑嘴松鸡栖息的那片岭上蹲点，有时能见到它们，有时见不到，多数见面是短暂相处，有几次运气好，相处的时间会长一些。在这些相处片段中，我比以往更了解黑嘴松鸡。



黑嘴松鸡喜欢群居，领地意识非常强，团队合作也很好，雄鸟常负责站岗放哨，它们时刻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环境。（刘璐摄）

黑嘴松鸡非常喜欢群居，它们的团队意识也很强，雄鸟常站在岭上高高的落叶松上，视野极好，它可以一边吃着针叶，一边站岗放哨，吃吃看看，看看吃吃，视野之内，有时会有几只黑嘴松鸡在土路或灌丛中捡食草籽、嫩芽、嫩叶或小石子。它们总是小心翼翼的，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进森林，隐蔽在某棵视野好的松树上。任何时候，只要头鸡发出警报，它们就会迅速藏起来。

此外，黑嘴松鸡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想必那么大一个群体寻找一个具备各种生存条件的理想栖息地也不容易，至少栖息之处一年四季要有食物和水源，还有不错的繁殖区域，所以黑嘴松鸡也会十分爱惜它们的领地。

各种食肉动物虎视眈眈

大兴安岭的冬天来得非常早，10月中旬，岭上的积雪融化速度就赶不上堆积速度了，黑嘴松鸡也开启了冬季生存模式。

隔天清晨，来到岭上的道路越发难行，森林仿佛成了童话世界，白茫茫一片，走到岭上时，一排松树下忽然冒出一个黑乎乎的家伙，远远地吓了我一跳，啊，一只黑嘴松鸡慢慢地抬起了头，它看看我，我看看它，原来这只黑嘴松鸡正在树下的雪窝里睡觉。一夜之间，它的背上冻了一层霜，它站起来，在雪地里小心翼翼地走着，积雪使得

它行走十分困难，食物都被积雪覆盖，只能抬起头在灌丛上觅食，或飞到树上吃针叶。

雪后，雪地上留下了各种脚印，豺獭、豹猫、貂熊、赤狐……各种猛兽四处搜捕猎物，从足迹看，它们对黑嘴松鸡虎视眈眈，在黑嘴松鸡的活动区来回转圈圈，都想找机会对黑嘴松鸡下手。

寂静的森林其实危机四伏、杀气腾腾，看着这些圆圆的脚印，我都感觉不寒而栗，终于明白了，同样是鸡，难怪黑嘴松鸡的警惕性极高，逃跑的速度也比其他雉鸡要快一拍。

满树都是黑琴鸡

2014年，我在内蒙古大兴安岭乌尔旗汉林场的森林里寻找几天也没找到一只黑琴鸡。2020年秋季，我再到乌尔旗汉林场，最大的惊喜居然是黑琴鸡。

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我在岭上遇到了一群黑嘴松鸡，它们站在树上吃着落叶松的针叶，观察了一会儿继续向前走，对着太阳，逆着光。一个转弯，一棵巨大的烧焦的落叶松就在我眼前，阳光照得格外刺眼，我眯着眼定睛一看，啊，满树都是乌鸦！我和同伴们慢悠悠地拿出相机拍摄，突然发觉有点异常，乌鸦怎么这么胖？哎呀，不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这是黑琴鸡呀！我揉揉眼睛，感觉像在做梦：在这么茂密的原始森林里，如此高大的树上栖息着满树的黑琴鸡！眼前的画面突破了我对黑琴鸡一直以来的认知。我始终以为黑琴鸡只生活在开阔地或草原上。

过了一会儿这群黑琴鸡开始活动，三三两两地飞到地面觅食，有的吃草籽，有的吃小石子，有的雄鸟相互追逐。又过了一会儿，大概是过了休憩晒太阳的时间，黑琴鸡开始长距离飞行，飞得又高又远，飞行能力一点儿不像鸡，都快赶上猛禽了，飞越森林和山川都不在话下。

我们继续穿梭在森林中，许许多多的黑琴鸡在森林里飞来飞去，这棵树上站3只，那棵树上站5只，另一棵树上站8只……一时间到处都是黑琴鸡，寂静的森林热闹了起来，它们一会儿觅食，一会儿站在树上休憩，但到了晚上10点就都不见了踪影，消失在森林深处。

后来两天再到同一片林子，再也见不到满树黑琴鸡的盛况了，都是零零星星的，或站在树上休憩，或在地上觅食。

黑嘴松鸡与黑琴鸡同框

幸运在后头。在第十四天走进同一片森林时，同样静悄悄的清晨，雪后，我看到了两只黑嘴松鸡，再定睛一看，啊！我愣住了，旁边居然有一群黑琴鸡。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两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居然在一起，而且它们还相处得十分和谐！本来是黑琴鸡来到了黑嘴松鸡的地盘，可黑嘴松鸡根本不介意，它们悠闲地走一走、吃一吃。

黑嘴松鸡好像在保护着黑琴鸡，十几只黑琴鸡变成了“低头党”，不停地吃吃吃，完全不担心有危险。它们显得很友爱，瞬间我感觉森林都是温暖的。



2020年秋天，摄影师在大兴安岭丛林里偶遇黑嘴松鸡（左）与黑琴鸡（右）同框。两种国家一级保护的雉类在自然环境下相遇相处是十分罕见的画面。（刘璐摄）

黑琴鸡（45-61厘米）和黑嘴松鸡（47-95厘米），两种个头差异很大的鸡，两种国家一级保护物种同框，是我观鸟10余年第一次亲眼所见。



中国境内有3个黑琴鸡亚种，即新疆亚种、北方亚种和东北亚种，东北亚种体型最大，新疆亚种最小。黑琴鸡常成群活动，喜欢在地面取食。它们善于奔跑，警惕性不太高。这是3只集群觅食的雄鸡。（刘璐摄）

黑琴鸡栖息在高大的树上时会更加有安全感，地面觅食时，也有放哨的同伴在树上树下来回飞。它们抱团生活，一起抵御森林里的各种危险。（刘璐 个人声明：黑嘴松鸡和黑琴鸡的拍摄无任何诱拍）